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戒指兒記

入話：好姻緣是惡姻緣，不怨於戈不怨天。

兩世玉簫難再合，何時金鏡得重圓？

彩鸞舞後腹空斷，青雀飛來信不傳。

安得神虛如倩女，芳魂容易到君邊。

自家今日說個丞相，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免演巷，姓陳名太常。自是小小出身，歷升相位。年將半百，娶妾無子，止生一女，叫名玉蘭。那女孩兒生於貴室，長在深閨，青春二八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花羞月之貌。況描繡針線精通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曉。怎見得？有只同名《滿庭芳》，單道著女人嬌態。其詞曰：

香暖鵲盤，寒生冰筋，畫堂別是風光。主人情重，開宴出紅妝。膩玉圓搓素頸，藕絲嫩，新織仙裳。雙歌罷，虛欄轉日，餘韻尚悠揚。

人間何處有？司空見慣，應調尋常。坐中有，狂客惱亂愁腸。報道金釵墜也，十指露，春筍纖長。親曾見，竟勝宋玉，想象賦《高唐》。

勸了後來人：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不婚不嫁，弄出丑吒。

那陳太常倚著當朝宰相，見女兒容貌作常，況兼聰明智慧，常與夫人閒坐，說著那小姐的親事。太常曰：「我做到極貴之臣，家財受用的、穿的、吃的，不可勝數，止生得這個女兒，況兼有這般才貌，我若不尋個才貌名目相稱的兒郎，枉做了朝中大臣。」陳太常與媒氏言曰：「我家小姐，有三樣全的，你可來說；如少一件，徒自勞力。我一要當代臣僚的子，二要才貌相當，三要名登黃甲。有此三者，立贅為婿。」因此，往往選擇；忽有年貌相當，及第，又有是小可出身；忽有名臣之子，況無年貌相稱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時值正和二年上元令節，國家有旨，賞慶元宵。鼇山架起，滿地華燈。笙蕭社火，羅鼓喧天。禁門不閉，內外往來。人人都到五鳳樓前，端門之下，插金花，賞御酒，國家與民同樂。自正月初五日起，至二十日止，萬姓歌歡，軍民同樂，便是至窮至苦的人家，也是歡娛取樂。怎見得？有只詞兒，名《瑞鶴仙》，單道著上元佳景：

瑞煙浮禁苑。正綵闌春回，新正方半。冰輪桂華滿，溢花衢歌市，芙蓉開遍。龍樓兩觀，見銀燭，星球燦爛。捲珠簾，盡日笙歌，盛集寶釵金釧。堪羨：綺羅叢裡，蘭麝香中，正宜遊玩。風柔夜暖。花影亂，笑聲喧。鬧蛾兒滿地，成團打塊，簇著冠兒斗轉。喜皇都，舊日風光，太平再見。

志淺家豪因有福，才高不富為無緣。

男兒未遂平生意，知命須當莫怨天。

這四首詩，奉勸世間賢愚智勇的人，皆聽於命，妄想非為，致有敗亡之禍。

話說一個聰明伶俐的才郎，家住免演巷內，姓阮名華，排行第三，喚做阮三郎。那哥哥阮大與父專在兩京商販，阮二專一管家。那阮三年方二九，一貌非俗，詩詞歌賦，般般皆曉，篤好琴簫，結交幾個豪家子弟，每日向歌管笑樓，終朝喜幽閒風月。時遇上元宵夜，知會幾個弟兄來家，笙蕭彈唱，歌笑賞燈。大門前燈光燦爛，畫堂上士女佳人，往來喧鬧，有不斷香塵。這伙子弟在阮三家吹唱到三更時分，行人四散。阮三送出門，見街上人漸稀少，與眾兄弟說道：「今宵一喜天宇澄澈，月色如畫，二喜夜深人靜，臨再舉一曲可也。」眾人皆執簫象板，口兒內吐出金縷清聲，吹出那幽窗下沉吟。法响，遺音濟亮，驚動那貴室佳人，聒耳笙簧，惹起孤眠獨宿。怎見得？正是：

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？

那阮三家正與陳丞相對衙。衙內小姐玉蘭歡耍賞燈，將次要去歇息，忽聽得街上樂聲縹緲，響徹雲際，忙喚梅香，輕移蓮步，況夜深內外人睡者多，醒者少，直至大門邊聽了一問。起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碎玉，暗暗的喚梅香過來，低低的將衷情洩漏。

只因這女子貪聽樂中情曲，惹起一場人命禍事。

那小姐寂寂暗喚心腹的梅香：「你替我去街上看甚人吹唱？」梅香心腹，巴不得趨承小姐，聽得使喚這事，輕輕地走到街邊，認得是對鄰子弟，忙轉身入內，回覆小姐道：「對鄰阮三官，與幾個相識，在他門首吹唱。」那小姐半晌之間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數日前，我爹曾說阮三點報朝中附馬，因使用不到退回家，想便是此人。」

卻說那伙子弟又吹了一個更次，各人分頭回家。且說小姐回房，身雖卸卸衣襟睡上牀，開眼直到天明，欲見此人，無由得睹。

且說天曉，阮三同幾個子弟到永福寺中游玩，見士女佳人燒香成隊，遊春公子去駐留還，穿街過短巷，見幾處可意閨人，看幾個半老婦女。那阮郎心情蕩漾，佳節堪誇。有首詩詞，單道著新春佳景。詩曰：

喜勝春幡裊鳳釵，新春不換舊情懷。

草根隱綠冰痕滿，柳眼藏嬌雪影埋。

那阮三郎到晚回家，仍集昨夜子弟，一連吹唱了三夜。或門首小齋內，忽倚門消遣。迤邐至二十，偶在門側臨街軒內，拿壁間紫玉鸞簫，手中按著宮商徵羽，將時樣新同曲調，清清地吹起。吹不了半只曲兒，舉目見個侍女自外而至，深深地向前道個萬福。阮三停簫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姐姐？」那丫環道：「我是對鄰，陳衙小姐特地著奴請官人一見。」那阮三心下思量道：「他是個宰相人家，守閨耳目不少，進去路容易，出來的路難。被人瞧見，如問無由，不無自身受辱。」那阮三回覆道：「我嫌外人耳目多，不好進來，上覆小姐。」

畢竟未知進來與小姐相見也不相見？正是：

雪隱鸞鷺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那梅香慌忙走入來，低聲報與小姐說：「阮三官防畏內外人耳目，不敢過來。恐來時有人撞著，小姐不認，拿著不好，出此交我上覆你。」那小姐想起夜來音韻標格，一時間春心有動，便將手中戒指，勸一個金鑲寶石戒指兒，付與那梅香：「你替我將這件物事寄與阮三郎，將帶他進來見我一見。」

那梅香接得在手，一心忙似箭，兩腳走如飛，慌忙來到小軒。阮三官還在那裡，那丫環手兒內托出這個物來，觀看半晌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我有此物為證，何怕他人？」隨即與梅香前後而行。行上二門外，那小姐覷首阮三，目不轉睛。那阮郎看女子甚是仔細。正欲交言，門外吆喝道：「丞相回衙！」那小姐慌忙迴避歸房。阮三郎火速歸家內。自此，想那小姐的像貌，如今難捨。況無心腹通知，又兼閨閣深沉，在家內，出外，但是看那戒指兒，心中十分慘切，無由再見，追憶不已，那阮三雖不比宦家子弟，亦是富室伶俐的才郎，因是相思日久，漸覺四肢羸瘦，以致廢寢忘餐。忽經兩月有餘，做懶成病。父母再四嚴問，並不肯說。

一日，有一個豪家子弟，姓張名遠，素與阮三交厚，因見阮三有病月餘，心意懸掛，想著那阮三常往來的交情，嗟歎不已。次日早，到阮三家內，詢問起居。阮三在臥榻上，聽得堂中有似張遠的聲音，喚僕邀入房內。張遠看著阮三面黃肌瘦，咳嗽吐痰，那身就榻牀上坐定道：「阿哥，數日不見，如隔三秋。不知阿哥心下怎麼染著這般悔氣？借你手，我看了脈息。」

那阮三一時失於計較，使將左手抬起，與張遠察脈。那張遠左手按著寸關尺部，眼中笑談自若，倘見那阮三手戴著個金嵌寶石的戒指。張遠把了脈息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他這等害病，還戴著這個東兩，況又不是男子戴的戒指，必定是婦女的表記。」低低用幾句真言挑出，挑出他真情肺腑。

畢竟那阮三說也不說？正是：

人前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那張遠道：「阮哥，你手中戒指，是婦女戴的。你這般病症，我與你相交數年，重承不棄，日常心腹，我知你心，你知我意，你可實對我說。」那阮三見張遠參到八九分的地步，況兼是心腹朋友，只得將來歷因依，盡行說了。張遠道：「哥哥，他雖是個相府的小姐，若無這個表記，便定下牢籠的巧計，誘他相見你，心下未知肯與不肯。今有這物，怎與你成就此事，容易。阮哥，你可寬心保重。小弟不才，有個圖他良策。」

只因這人舉出，直交那阮三命歸陰府。

張遠看訪回家，轉身便到一個去處。那個所在，是：

清幽舍宇，寥寞山房。小小的一座橫牆，牆內有半簷疏玉。高高殿宇，兩邊廂，排列金繪天王；隱隱層台，三級內，金妝佛像。香爐內，篆煙不斷，燭架上，燈火交輝。方丈裡，常有施主點新茶；法堂上，別無塵事勞心意。有幾間小巧軒窗，真個是神仙洞府。

昔日人有一首，單道著小庵兒的幽雅。詩曰：

短短橫牆小小亭，半簷疏玉響伶伶。

塵飛不到人長靜，一篆爐煙兩卷經。

小庵內有個尼姑，姓王名守長，他原是個收心的弟子，因師棄世日近，不曾接得徒弟，止有兩個燒香、上灶燒火的丫頭。專一向富貴人家佈施，佛殿後化鑄三尊觀音法像。中間一尊完了，缺這兩尊，未有施主。這日正出庵門相遇著那張遠。

尼姑道：「張大官何往？」張遠答言：「特來。」那尼姑回身請進，邀入幽軒，坐分賓主，茶延請話。尼姑謝道：「向日蒙承舍佛金聖像一尊已完，這二尊還未有施主，望檀越作成，作成！」那張遠開言道：「師父，我有個心腹朋友，昨日對我說起師父之事，願舍這二尊聖像，免煩幹這事，就封這二錠銀子在此。」袖兒裡將出來，放在香桌上，「如成就得，蓋庵蓋殿，隨師父的意。」

那尼姑貪財惹事，見了這兩錠細絲白銀，眉花笑眼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相識我乾甚事？」那張遠道：「師父，這件事其實是心腹事，一來除是你師父乾得，二來況是順便。可與你到密室說知。」二人進一小軒內，竹榻前，說甚麼話，計較甚麼事出來？正是：

數句撥開君子路，片言提起夢中人。

那張遠道：「師父，我們家下說，師父翌日遣禮去陳丞相府中，因此特來。我那心腹朋友於今歲正月間，蒙陳丞相小姐使梅香寄個表記來與他，至今無由相會。明日師父到陳衙內接了奶奶，倘到小姐房中，善用一言，接到庵中，與我那朋友一見，便是師父用心之處。況師父與陳衙內外淳熟，故來斗膽。」那尼姑見財起意，將二錠銀子收了，低低的附耳低言，不過數句，斷送了女孩兒的身家，送了阮三性命。

那張遠見許了，又設計奇妙，深深謝了，送出庵門。不說張遠回覆阮三。卻說尼姑在牀上想了半夜，次日天曉起來梳洗畢，備辦合禮，著女童挑了，迤邐來到陳衙，首到後堂歇了。那陳太常與夫人見他，十分歡喜道：「姑姑，你這一向少見。」尼姑回言：「無甚事，不敢擅進。」奶奶道：「出家人，我無甚佈施，到要煩你拿來與我。」就交廚下辦齋，過午了去。陳太常在外理事。

少間，夫人與尼姑吃齋，小姐坐在側邊相陪。齋罷，尼姑開言道：「我小庵內今春托賴檀越的福，量化得一尊觀音聖像，涓選四月初八日我佛誕辰，啟首道場，開佛光明。特來相請奶奶、小姐，萬希光降，如蓬華增輝。」奶奶聽了道：「小姐怎麼來得？」那尼姑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，道：「小僧前日壞腹，至今未好，借解一解。」

那小姐出為才郎，心中正悶，無處可納解情懷散悶，忽聞尼姑相請，喜不自勝，正要行動，仍聽夫人有阻，巴不得與那尼姑私恣計較，扛哄丞相、夫人。因見尼姑要解手，隨呼個丫環領那尼姑進去，直至閨室。那尼姑坐在觸桶上，道：「小姐，你明日同奶奶到我小庵觀一觀，如何？」那小姐露一點絳唇，開兩行碎玉，道：「我來，只怕爹爹、媽媽不肯。」那尼姑甜言美語道：「小姐，數日前有個俊雅的官人，進庵看妝觀昔聖像，指中褪下個戒指兒來，帶在菩薩手指上，禱祝道：『今生不遂來生願，願得來生逢這人！』半日，閒對著那聖像，潸然揮淚。被我再四嚴問，絕無一語而去。」

那小姐見說了，滿面緋紅，道：「師父，那戒指兒是金造的？是銀造的？」尼姑回言：「金嵌寶石的。」小姐又問道：「那小官人常來麼？」尼姑回道：「不常來庵閒觀遊玩。」小姐道：「那戒指曾帶來麼？」尼姑又道：「這顆寶石在我這裡，金子挖會與雕佛人了。」小姐討這顆寶石，仔細看了半晌，見鞍思馬，睹物思人。只因這顆寶石，惹動閨人情意。正是：

折戟沉沙鐵半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

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

那小姐認得此物，微微冷笑道：「師父，我要見那官人一見，見得麼？」尼姑見說，道：「小姐，那官人也要見小姐一面。」那小姐連忙開了箱兒，取出一個戒指兒與尼姑。尼姑將手中，覷得分明，笑道：「合與這舍的戒指一般廝像，小姐道：『就舍與你了。我洩你知會那官人，來日到庵見一見。』」尼姑道：「他有心，你有意，只虧了中間的人。既是如此，我有句話與你說。」

只因說出這話來，害了那女人前程萬里。

那尼姑附耳低言：「小姐來日到我庵內，倘齋罷閒坐，便可推睡，此事就諧了。」

小姐同尼姑走出房來，老夫人接著，問道：「你兩個在房裏長遠了，兩個說甚麼樣話？」驚得那尼姑頂門上不見了三魂，腳板底蕩散了七魄，忙答道：「小姐因問我建佛像功成，以此上講說這一响。」夫人送出廳前，尼姑深深作謝道：「來日仰望。」

卻說那尼姑出了丞相府門，將了小姐舍的金戒指兒，一直徑到張遠家來。那張遠在門首伺候了多時，遠遠地望見那尼姑來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家下耳目眾多，怎麼言得此事？」提起腳步慌走上前道：「煩師父回庵去，隨即就到。」那尼姑回身轉巷，這張郎穿逕尋庵，與尼姑相見，邀入松軒，將此事從頭訴說，將戒指兒度與那張遠。張遠看罷：「若非師父，其實難成。阮三官還有重重相謝。」

至則月初七日，漸漸見紅輪墜西，看看佈滿天星斗。那張遠預先約期阮三。那阮三又喜得又收了一個戒指，笑不出聲，至晚，悄悄地用一乘女轎抬庵裡。那尼姑接入，尋個窩窩凹凹的房兒，將阮三安頓了。

怎見得相見的歡娛，死去的模樣？正是：

豬羊送屠戶之家，一腳腳來尋死路。

那尼姑睡到五更時分，喚那女童起來，梳洗了，上佛前燒香點燭，到廚下準備齋供。大天明開了庵門，專待那老娘、婦女。

將次到巳牌時分，來人通報道：「陳丞相的夫人與小姐來了！」那尼姑連忙出門迎接，邀入方丈。茶罷，佛殿上同小姐拈香了畢，見辦齋潦亂，看看前後去處，見小姐洋洋瞑目作睡。夫人道：「孩兒，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？」那尼姑慌忙道：「告奶奶，我庵中絕無閒雜之輩，便是志減老實的老娘們，也不許他進我的房內。小姐去我房中，拴上房門睡一睡，自取個穩便。等奶奶閒步步。你們幾年何月來走得一遭。」奶奶道：「孩兒，你這般打盹，不如師父房內睡睡。」

小姐依母之言，走進房內，拴上門。那阮三從牀背後走出來，看了小姐，深深的作了一個揖，道：「姐姐，候之久矣！」小姐舉手搖搖，低低道：「莫要響動！」那阮三同攜素手，喜不自勝，轉過牀背後，開了側門，又到一個去處，小巧漆卓藤牀，隔斷了外人耳目，雙雙解帶，尤如鸞鳳交加；卸下衣襟，好似渴龍見水。有只詞，名《南鄉子》，單道著日間雲雨。怎見得？詞曰：

情興兩和諧。攬定香肩臉貼腮。手摸酥胸奶綿軟，實奇哉。褪了褲兒脫繡鞋。玉體著郎懷。舌送丁香口便開。倒鳳顛鸞雲雨

罷，囑多才。芳魂不覺繞陽台。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。

那阮三是個病久的人，因為這女子七情所傷，身子虛弱，這一時相逢，情興酷濃，不顧了性命。那女子想起日前要會不能得會，今日相見，全將一身要盡自己的心，情懷舒暢。不料樂極悲生，倒鳳顛鸞，豈知吉成凶兆；任意施為，那顧宗筋有損，一陽失去，片時氣轉，離身七魄分飛，魂靈兒必歸陰府。正所謂：

誰知今日無常，化作南柯一夢。

那小姐見阮三伏在身上，寂然不動，用雙手兒摟住了郎腰，吐出丁香送郎口，只見牙關緊咬難開，摸著遍身冰冷。驚慌了雲雨嬌娘，頂門上不見了三魂，腳底下蕩散了七魄，翻身推在裡牀，起來，忙穿襟襖，走出房前。喘息未定，怕娘來喚，戰戰兢兢，向妝台重整花鈿；悶悶憂憂，對鸞鏡再勻粉黛。恰才了得，房門外夫人扣門，小姐開了門。夫人道：「孩兒，殿上功德散了，你睡才醒？」小姐道：「我醒了半晌也，在這裡整頭面，正要出來，和你回衙去。」夫人道：「轎夫伺候了多時。」小姐與夫人謝了尼姐，送出庵門。

不說那夫人、小姐回衙。且說尼姐王守長轉身回到庵，去廚收拾災埃頓棹器，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。一應都收拾已畢，只見那張遠同阮二哥進庵，與那尼姑相見了，稱謝不已，問道：「我這三小官人今在那裡？」尼姑道：「還在我裡頭房裡睡著。」

那尼姑引阮二與張遠開了側房門，來臥牀邊，叫道：「三哥，你恁的好睡，還未醒？」連叫數聲不應，那阮二用手搖，也不動，口鼻已無氣息，始知死了。那阮二便道：「師父，怎地把找兄弟壞了性命？這事不得淨辦。」尼姑道：「小姐自早到庵，便尋睡的意，就入房內，約有兩個時辰。殿上功德已了，老夫人叫醒來。恰才去得不多時。我只道睡著，豈知有此事！」尼姑道：「阮二官，張大官在此，向日蒙賜佈施，實望你家做檀越施主，因此用心不己，終不成倒害你兄弟性命？張大官，今日之事，恰是你來尋我，非是我來尋你，告到官司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向日蒙施銀二錠，一錠用了，止留得一錠，將來與三官人買口棺木裝了，只說在庵養病，不料死了。」那尼姑將出這錠銀子放在桌子上，道：「你二位憑你怎麼處置。」

張遠與那阮二默默無言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我將這錠銀子去也。棺木少不得也要買。」走出庵門。未知家內如何。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會然未保。

夜久喧暫息，池塘唯月明。

無因駐清境，日出事還生。

那阮二與張遠出了庵門，迤邐路上行著。張遠道：「二哥，這個事本不干尼姑事，想是那女子與三哥行房，況是個有病症的，又與他交會，盡力去了，陽氣一脫，人便就是死的。我也只是為令弟而上情分好，況令弟前日在牀前再四叮嚀，央浼不過，只得替他乾這等的事。」阮二回言道：「我論此事，人心天理來，也不干著那尼姑事，亦不干你事，只是我這小官人年命如此，神作禍作，作出這場事來。我心裡也道罷了，只愁大哥與老官人回來，願暢怎的得了。」連晚與張遠買了一口棺木，抬進庵裡裝了，就放在西廊下，只等阮員外、大哥歸來定奪。正是：

燈花有燄鶻聲喧，忽報佳音馬著鞍。

驛路迢迢煙樹遠，長江渺渺雪潮顛。

雲程萬賺何年盡？皓月一輪千里圓。

日暮鄉關將咫尺，不勞鴻雁寄瑤箋。

秋風颯颯，動行人塞北之悲；夜月澄澄，興游子江南之夢。忽一日，阮員外同大官人商販回家，與院君相見。合家歡喜。員外動問阮三孩兒病的事，那阮二隻得將前後事情細細訴說了一遍，老員外聽得說三孩兒死了，放聲大哭了一場，要寫起詞狀，要與陳太常理涉，與兒索命：「你家賤人來惹我的兒子！」阮大、阮二再四勸說：「爹爹，這個事思論……」（下文殘缺）